灯花

“增负教育”何时休

庞兆麟

今年，作为全国两大试点省市之一，上海首次实施全新的高考方案，以『两依据，一参考』为核心的新高考，预示着未来的考试招生制度将发生『质』的变化。随之，全新的考试招生指挥棒，正在发出全新的信号：死拼分数的时代已经过去。可是，能否正确引导家长，向他们及时传递这些代表教育改革方向的信号，这才是从源头上缓解升学焦虑、继而为中小学生减负的关键。

正当令家长欣喜的新高考方案出台的时刻，我从信箱里拿到一份由哈佛北大精英创立的《精锐教育》的广告。这份广告的二维码边上写着这样一行字：与时间赛跑，抢中高考学霸导师，赢丰厚奖学金。该机构的创始人为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法学士和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由十位名师（有姓名和照片）分别从数学、物理、古诗词解析、强化写作和解题技巧等方面进行冲刺复习和辅导。在这份广告的顶端赫然写着：来精锐做学霸，中高考冲刺，助力直击名校。而且还以『中小学，一对一和一对三培优』的口号来招徕生源。

我看了这份广告后，感到既不安又万分纳闷：一面是高考改革方案出台，一面却『精锐教育』还在那里招摇过市；一面要极力为学生减负，一面却还拼命为学生『增负』（还得增加家长的经济负担）。为此，我除了提醒家长别让孩子在所谓的『精锐教育』中『增负』，还是踏踏实实地在学校里接受学校老师的指点和辅导；同时，我还要向教育部门和社会有关部门呼吁：整治各种培训班要动真格，别让这类的培训班再来糊弄我们的家长和孩子。

再说，这个培训班，它究竟『精』在哪里？『锐』在何处？还不是自吹自擂！我们千万不能轻信。

所谓『精锐教育』何时休？

入心

宁白

很久远了。母亲抱着他，春节从杭州回浙东乡下外婆家。

到了长途汽车站，大树下，舅舅的扁担、空筐已在等着。他便坐入空筐里。汽车站离外婆家的村庄，有好几公里地。扁担吱呀，竹筐晃悠，连同舅舅那一句“我们回家”，都进入了他的脑海里。

我问他，你那时才几岁？能有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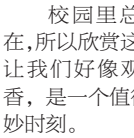
才四五岁吧，可是，都记着呢！暖暖的感觉。他回答我，丝毫没有迟疑。

几年后，竹筐坐不下了。坐上了舅舅的独轮车。山道不平，独轮车颠簸。看近处的田，看远处的山，城里的孩子欣喜着，从没觉着寒风刺脸。小孩的身体一年比一年重，舅舅一年比一年吃力。

到了家，外婆忙里忙外。那时穷，外婆便要拿最好的东西让他们吃。鸡、鸡蛋、年糕、自磨的豆腐、屋后的菜蔬。上世纪六十年代，村里每个人的肚子都是瘪的。

外婆把这些东西摆上桌，看着一家人围拢。她盼的就是女儿、外孙回家时，那种团圆的感觉。

好像没几年，外婆就老了，准备床铺、被褥吃力了。那几年春节，晚上就去二十多公里外的镇上住。可是，外婆说，早上一定赶回来吃早饭。早起的外婆不仅准备了糕点，还炒了几个菜。外婆高兴着，因为日子好起来了。她桌上的东西，拿得出手了。



后来，外婆走了，母亲走了，舅舅也老了。他50多岁了，他的女儿都读了美院的油画研究生。他还生了一种病，两腿无力，走不了路。每月要挂药，是营养神经的，一年的药费不菲。可是，每年，春节还没到，他就让妻子准备要回老家的东西。老家，仍是他的牵挂。

他让女儿开车，后备箱里装了一车的年货。千元的大红包是给舅舅的，年货则是给表兄、表妹……

他们不在老家过夜了，几百公里，当天返回杭州。都老了，不方便了。70多岁的舅舅送到车前，满是无奈。不知道他的记忆里，还有没有挑着小外甥坐的竹筐，回村的画面。

我问他，脚都走不了路，还年年去？

他说，我忘不了坐在扁担竹筐里的感觉，忘不了舅舅推独轮车的辛苦。那份亲情，渗入在心里。

他说，乡愁，不仅是山水，更是家乡人难以割舍的感情。我想着舅舅的扁担竹筐和独轮车，便想起了外婆的笑容和身影，想起老家的屋前房后和远处的大山。

我说，你的乡愁，会表现在女儿的油画里，画面上一定会有浓浓的情意。他笑得十分舒心。

每个人，都有年少记忆中的亲人柔情。但是，大多都遗忘在匆匆的路途中了。你也两腿无力时，还能折回去老家的路么？

他的女儿，在父亲进村走入家门时，从那摇摆的背影中，会懂得，什么是血脉亲情。

他乃有幸。

枫叶红了，他走了

许朋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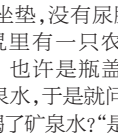
丁嘉元走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即便一个个电话反反复复在证实这件事，但我依然难以相信。直到我肃立在他遗体前，噙着泪水向他告别时，我才真正意识到，尊敬的嘉元兄真的离我们远去了。我感叹苍天的不公，我诅咒病魔的无情！

我不相信他离去，是因为他才73岁，还很年轻；他身板硬朗，面色红润，满头黑发，健硕如小伙子；他生性淡泊，与世无争，心境纯净，无怨无疾。在我眼中，岁月只是与他擦肩而过，并没给他抹上太多的风霜。每次见面，我都会带着歆羡的口吻对他说“你怎么越活越年轻啦，看上去也就四五十岁”。“是吗？”他言语不多，只是笑笑。笑，是他的招牌，是他待人接物的名片。记得去年上影演员剧团举行一年一度的敬老活动，他来了，带着他的招牌笑容，每个见了他的朋友都会送上一句“你保养得这么好，吃了什么灵丹妙药？”

然而，谁也没想到，温文尔雅、爱笑的嘉元，留给所有人的竟是哀叹、悲伤和泪水。4月15日，他毫无征兆地离去，身边竟然没有一个亲人！这撕裂人心的噩耗，让人倍感疼痛。从远在新加坡的女儿发现他失联，到委托上海的亲友破门而入，嘉元兄已经独自在那个黑暗的世界里躺了很久。病魔肆虐的无情，让他猝不及防。

嘉元走了，可他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带不走，他的人品、艺品、作品带不走，他和我们的友谊带不走……

三十多年前，我在《上影画报》做编辑时，就认识了丁嘉元。那时他三十多岁，风华正茂，话语不多，却一身正气，身板挺挺的，有着军人的风范，眉宇间透溢出一股真诚和睿智，又发散出文人的潇洒和儒雅。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谦逊、爱笑。我和他聊起他担任男主演的《等到满山红叶时》这部影片时，他一点没有因为角色的成功而沾沾自喜、夸夸其谈，而是不断从专业的角度剖析人物、寻找自己表演的不足，显得很低调。我想，正是这种低调成全了他，为他的演艺之路撒上了鲜花和掌声。上世纪80年代的上影演员剧团，荟萃着一批老艺术家，也涌现了一群崭露头角的小字辈，像嘉元这样“文革”前考入文艺院校的科班生尽管有学历也有资历，但是显山露水的机会不多。嘉元非同一般，凭藉认真和谦逊，从《等到满山红叶时》蜚声影坛后，演戏的机会络绎不绝，相继在20多部影片中担任重要角色，其中不乏经典名作，如《开天辟地》《烛光里的微笑》《都市情话》《紧急迫降》等。他塑造的都是性格耿直、作风正派、蕴含正能量的人物。其实，生活中的嘉元就是这副秉性，既有儒雅之气，又具独立人格，言谈举止，堂堂正正。



上世纪90年代，丁嘉元走上了上影演员剧团的领导岗位。这是个想干的人不多、能干好的人也不多的苦差事。作为演员，他不但因此会失去许多拍戏挣钱的机会，还得每天按时就点地上班，管好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大家庭。尤其是那年头，改革的风声浪潮常常卷来种种矛盾，他必须顶在第一线左挡右遮，干些吃力不讨好的事。作为党员，他不讲条件、不计待遇，默默地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那时，我分管剧团，是嘉元的领导，而他比我大几岁，又是我的兄长，我们彼此互相尊重，配合默契。他从没有在我面前叫苦喊累，也不会唯唯诺诺敷衍了事，不想说的话不多半句，能做好的事不打退票，坦坦荡荡，实实在在。

他真是太实在了，走的时候竟然没有惊动一个人。也许，他想结束妻子离去留下的孤寂，选择枫叶正红的季节，上路了，他的妻子在召唤他，那刻骨铭心的爱在等待他……

西澳的波浪岩

周锦尉

如今出境游“私人定制”的成分多了，不说自驾游，即使是团队游，也有驴友的自主设计。此次澳新游，首站定位珀斯。这是世界著名铁矿石和煤炭矿产地，与中国结缘的力拓、必和必拓的大矿业公司总部就在珀斯。附近景点，有知名度的是沙漠奇观尖峰石阵和波浪岩。由于客住珀斯，这两个景点南辕北辙，非同路，人们常常舍弃更远的波浪岩，因珀斯往返那里的路程是700公里。而后听朋友说，不到波浪岩是枉去西澳了。于是，行程的定稿，有了波浪岩。

澳大利亚是发达国家，可高速公路与中国相比，落后一个档次，车速每小时只能六七十公里，来回得花近10个钟头。尽管珀斯的地陪导游是口若悬河的“劳动模范”，不停地介绍澳大利亚的风土人情、案例故事，还会留下路途中沉闷的时段。这些年来，我们旅游团有“驴友大讲堂”的传统，由驴友谈体会。这趟路途，又可以开讲了。驴友自主报名讲的，有传递国内外最新的经济社会信息的，有介绍新知识的，有抒发含饴弄孙的乐趣和烦恼的，也有提供心灵鸡汤的。

路途上一个遭遇，令人印象深刻。那天，车子忽然速度减慢，停下了。只见对面来车，呈一字蛇阵，也停着。司机告知，有条黑蛇躺在路上，不肯让路。导游说，西奥气温日夜相差悬殊，公路日照后很暖和，常常引来动物，尤其是冷血的爬行动物过来取暖。被误撞致死的袋鼠都有。看看黑蛇还在那里呆着。对面车辆的司机等不起了，找了树叉做出“友好”的驱赶。我们隔窗目睹那尾游动的约2米的黑蛇，穿入路旁的灌木丛中。两边的汽车，这才隆隆发动了。这一幕，笔者感叹“人和动物”的和谐相处。

如观赏京剧一般，名角出场，得有很多铺垫，鼓乐阵阵，吊足你的胃口。经历近5个小时的颠簸，终于来到波浪岩。走进景区，抬眼一看，只见高十五六米，长百米以上难望到尽头，是一个整块大岩石，坐镇那里，就像一大片席卷而来的大海波涛巨浪，扑面而来。奇异之处，“海浪”被岩石固化，定格了。大巨石呈淡黄褐色，由下向上形成反向抛物线，犹如随着汹涌巨浪的纹理，镶嵌着灰褐色、黑色的弧形线条相间，既有点斑斓色彩，又有水墨画笔触之感，相当壮观，笔者遐想起冲浪运动员在巨浪中脚踏滑板滑行的雄姿。驴友们从大巴上鱼贯而出，忙着打开手机、相机，架起三脚架，被摄影的驴友摆着各种欢快、潇洒的姿势，着意留下与这奇异景色亲密接触的身影。有的还相互携手搀扶着，登上波浪岩顶端，远眺大海，寻觅更好的观赏角度。

澳大利亚波浪岩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观”，导游说，据地质学家的一个说法，在20多亿年以前，这片岩石在海水以下，经地壳运动、升腾，及亿万年的风沙雨雪侵蚀，岩石中的化学物质显露出各种条纹。真可谓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这大岩石并非一块独立的大岩石，而是连接北边一百多米的海登石及状似河马张口的荷马岩、骆驼岩等串连而成的风化岩石，耸立在西澳洲中部沙漠之中。

离开波浪岩，我们来到“河马口”岩石，确有一种新的体验。尽管此处路途遥远，但每年吸引成千上万游客千里迢迢前来欣赏，感受着令人震撼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

听音乐会有感

秦廷模

一天晚上，我来到了一个大学，宁静的校园里响起了演出前的一种声响，是从礼堂后台传来的。这混杂无序的西洋管乐器的练习声，它唤醒了我沉睡的记忆，让我回到了十几岁时的一个片刻。那是我参加少年宫管弦乐队的经历，也是在正式演奏前的时刻。

演出前的时光是美妙的，随着剧场前面排队的学子，我们好像也处在青春时代，有着心灵的悸动。

中央歌剧院在这里演出，是高雅艺术进校园的一个活动。这个乐队刚出访瑞士等国家回来，是一支音乐的国家队。担任演出的成员多是国际一流音乐学院毕业以及有国际演出经历的艺术家。

一位男中音歌唱家担任了主持，他风趣地介绍了各个节目。有《乡村骑士》《弄臣》《费加罗的咏叹调》等让人耳详的曲目。

校园里总有书香存在，所以欣赏这台音乐会，让我们好像观美景嗅花香，是一个值得记念的美妙时刻。

从主题内容上来看，这些都是世俗的市井故事，不外恋情、失恋、哀伤以及嫉妒之类，主人公则是轻佻的花花公子、快乐的理发师等。那么问题就来了：经典传世的作品，怎么会是这样的内容呢？

为此，我进行了思考。什么是经典呢？经典作品是指那些醇厚又凝重，品位高的成熟艺术作品。而通俗作品则相反，它们通俗易懂，在百姓中流传快，艺术性一般，或者略现粗糙，但是能够让人放松舒缓的作品。它们两者在发展过程中有什么关系呢？我发现，即使是我国的许多传统文艺作品，如《西厢记》《珍珠塔》等，从故事情节来看，原来也只是在市井流行的逸闻野趣，为士大夫和正统社会所不屑。可是因为作品通俗浅显，模仿要求不高，可以自由地接受和发挥，于是就在民众中流传开来。后来这些作品经过艺术上的不断锤炼，得到了提高和升华，到一定的时候，就变成了精品，变成了传世的经典。所以，通俗和经典不是截然无关的，而是源和流的关系。

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歌剧音乐，经过艺术加工以及华丽的包装，展现出一种神秘的格调，达到了精神的升华。于是形式超越了主题，音乐成为了歌剧的灵魂。

小猫咪 （钢笔画） 陆锡民

养育

孩子成长的必修课

杨光裕

外孙逸男、孙子杨昊自小陋室相居，朝夕为伴。打从1997年起，小哥俩又在同一所小学念书，每天手拉手，肩并肩，高高兴兴去上学，回家后，又一起做作业，一起画图，打牌，弈棋，玩手球，看电视，打电子游戏机，有时候还一起出去吃肯德基，特别是小孙子，碰到吃西瓜、冷饮等物，总是先给哥哥端上一碗，递上一支，从不遗忘。

小哥俩偶尔也会发生一些矛盾，吵回嘴，红阵脸，但我们从不指责一方，偏袒一方，而是叫他俩自己商量解决。如有一次，儿子发现沙发坐垫上有一大堆水渍，就问他俩：“啥人撒的尿？”两个孩子朝坐垫上看了一下，都面面相觑，异口同声地说：“我没撒。”“我没撒。”儿子紧追不放，要大的老老实实讲，当时小外孙憋了一肚子的冤屈，但又不敢向娘舅申辩，眼泪汪汪走到外婆处诉苦。老伴走过去，闻了一下坐垫，没有尿膻味，只见沙发旮旯里有一只农夫山泉的空塑瓶，也许是瓶盖没拧紧，流出的矿泉水，于是就问两个孩子，刚才谁喝了矿泉水？“是我。”小孙子勇敢地回答道。

再如，小哥俩做拍挑金卡游戏，规则是，谁将金卡的翻身或挑翻身，就向对方讨一张金卡作为奖励。由于外孙力气较大，拍技较高，因而多次取得胜利，金卡赢得较多，有时候，小孙子就要发急，耍赖，说哥哥用嘴吹牛气的，要他重拍。外孙则争辩说，他是靠力气拍的，靠技巧挑的，是硬碰硬的真功夫，龃龉争吵，相持不下，甚至你抢我夺，动手动脚。后来，小孙子改进拍挑技术，慢慢就转败为胜，提高了积极性。

七夕会

孩子们正是在一起玩耍，争吵，甚至拔拳相斗，然后又重归于好的过程中，开始正确认识自我，认识自己的能力、体力、智力，切身体验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学会申辩和提出主张，而逐渐掌握相互合作、相互忍让、控制自己、帮助别人的能力，从而不断总结经验，茁壮成长。吵架对独生子女尤其重要。只要没有什么危险，大人应该让孩子自己去解决纠纷，以锻炼能力，增进友谊。正如一位儿童工作者说：“让孩子吵架是成长的必修课。”